



返乡记

这位农村妇女，赶上了直播风口

在博物馆过年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刘言

“今年春晚吉祥物‘龙辰辰’的‘蒜头鼻’就是来源于这条绿松石龙形器，不少学者认为，这一绿松石龙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、最正统的根源，是真正的‘中华第一龙’。”2月11日下午3点多，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，志愿者孙景霞站在展柜前，向簇拥在身边的游客讲解眼前的文物。

展柜中的绿松石龙形器即便是复制品，依旧展现了它出土时的样貌，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巧妙镶嵌而成，身体起伏有致，作为祭祀用品，它反映了夏人对龙的尊崇。这条龙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看。15岁的青岛中学生张麟感受到了祖先对龙的图腾崇拜。

以往的春节假期，张麟大多会到山西和亲人团聚，今年在父母的带领下，他选择到洛阳旅游过年，大年初二就扎进了博物馆。“初中学习历史，我想见识一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怎么样的，来到夏商、隋唐这些朝代重要的区域，看一看中国的起源。”张麟说。

二里头遗址坐落于洛阳盆地的东部，自1959年以来，这里陆续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、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等重要遗迹，出土文物数万件，被誉为“最早的中国”。2019年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落成。

5个展厅依次介绍完毕，已过了近1个小时，游客们向孙景霞鼓掌道谢，她微笑点头回礼。这是孙景霞今天参加的第二场讲解服务，尽管有话筒，密集的客流仍需要她尽量提高声音，嗓子已有些微哑，但她依然讲得眉飞色舞、绘声绘色，“传播我的家乡，传播文化自信，我很自豪”。

为了迎接春节的人流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取消了每周一的闭馆，暂停了收费人工讲解服务，每半小时定时安排免费人工讲解，每天10个场次。16名专职讲解员和志愿者除了每天2-3人调休外，都在岗为游客作保障。孙景霞一早坐公交车，从十几公里外的家里赶过来，闭馆后再赶车回去。5年前，40多岁的孙景霞在参观洛阳周公测博物馆时了解了志愿讲解服务，她一下就看上了，“学习文化，把文化传播给别人，把自己的家乡介绍出去，自己也很高兴，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”。

3年前，孙景霞经面试成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志愿者，在这里，她感慨“学无止境”，除了馆藏文物，她还要详细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、洛阳建都历史等诸多知识，还不断有最新的考古发现加入进来，比如，被评为“2022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二里头都邑多宫城布局，在以往“井”字形格局的基础上，又有了重大突破。

手机阅读时间长了眼睛疼，她就将资料都打印出来，带在身边看；记忆力比不上年轻人，她就抄写上二十几遍，慢慢把解说词“啃”下来。如今，博物馆里的5个展厅，她全程讲下来已经可以讲解近3个小时。

与平时不同，过年期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不少游客是阖家出行，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，也有拉着白发老人的年轻学生。“我虽然是在洛阳，但是出去也大概20多年了，这个地方法我也只在课本上见到过。”逛完5个展厅中的4个，人到中年的张涛有些跟不上了，坐在椅子上休息，两个女儿身穿汉服、手拿智能讲解器，撒出话来找感兴趣的文物。

他们一个读六年级，一个读初三，对文物很感兴趣，还在博物馆里收集纪念戳。“今年假期长，过年跟我回来，想让他们更多地知道我们的历史从哪里来，尤其夏商周朝是在这里起源的，让她们虽然生长在外地，但是更有家乡的认同感。”张涛说。

“几年前来看过，那时候博物馆还没修这么好。”11日下午，高一学生邱武和同学约在了博物馆。外婆家在附近，“分科以后不学历史了，还是对这些方面有些兴趣，假期有空就过来转转”。他们从一楼看到二楼，在展厅里不时指着各种文物讨论几句。

不只参观文物、感受历史，不少年轻人选择博物馆作为“打卡”地。在洛阳博物馆，身穿唐装襦裙等样式汉服的年轻人在展柜前摆起造型，拍照打卡，有的还带着专业的摄影师。一名游客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她看了社交媒体上很多人的分享，喜欢穿汉服在博物馆里“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的宿命感，来到洛阳后也按照网上“攻略”，来到博物馆打卡拍照。

据国家文物局初步统计，2024年春节假期，即2月10日至17日，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7358.01万人次，同比增长98.6%（2023年接待观众3704.86万人次）。其中，陕西、四川、江苏、广东、山东、河南、浙江、江西8省份博物馆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。

作为古都和旅游城市，洛阳市也迎来了游客井喷，春节假期共接待游客1113.53万人次，比2019年同期增长280.54%，比2023年同期增长87.51%。洛阳市各博物馆、纪念馆等文博场馆累计接待游客106万余人次，客流量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约112%。

尽管已增加预约名额，洛阳多家博物馆的预约页面提前3天就显示“已约满”，每天早上开馆前，排队入场的游客队伍就已长达数百米。为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，从2月12日起，洛阳博物馆、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、洛阳古墓博物馆等纷纷将开放时间延长两个小时，2月13日又延长为最晚21时闭馆的“夜游模式”，挖掘更大的承载力，也为游客增加了充裕的参观时间。

2月16日下午记者在洛阳博物馆看到，尽管到了下午5时，往常闭馆的时间，场馆内仍然人潮涌动。为游客智能讲解的AR眼镜早早被租用一空。大厅内的智慧屏幕显示，8个展厅中的7个都为爆满状态。在最受欢迎的洛阳珍宝展厅，游客很难挤到“珍宝”的面前。

洛阳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场馆承载力为每天免费开放1万人次，开放晚场后能够增加2000人次的游客承载力，基本上到18点，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就没有排队现象。为了保障现场安全，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区分局增派了8名警力，维护场馆的安全秩序。

洛阳博物馆临时招募了43名有经验的志愿者参与讲解、秩序维护、行李寄存、场馆问询等岗位的服务，其中志愿讲解由于观众较多，多次临时加场，场次达104场，总时长达156个多小时。

志愿讲解没有报酬，孙景霞身边很多人不信：“不发工资，你还不那么热忱，还跑得那么欢？”不可理解。“每一次，她要搭进去来回的公交车费10元，还要带一顿饭，很多人觉得她‘傻’。”但我精神上有所收获，让我从工作中得到调剂。”孙景霞说。

3年来，孙景霞见证着参观者的层次越来越丰富，从政府工作人员、文博工作者，到越来越多的旅行团、家庭乃至学生群体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博物馆，“见证了不同的人生经历，不同朝代的内容，无形中丰富、开阔了自己”。



2月16日，洛阳博物馆内一名游客打扮成唐朝仕女，与文物合影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刘言/摄



海霞在直播卖货。

受访者供图

人们问她穿到多少斤，让她穿上试试，她到镜头外换上打底裤，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介绍裤子的弹性。那天下午，海霞播了两个多小时，卖出去四五十单，赚了几百元。

这让海霞觉得，直播比“梳绒”轻松多了。“梳绒”是清河羊绒产业里最原始的分梳环节，20世纪90年代，清河人从外地购入原料，通过梳绒机分梳出羊绒，形成了100多个羊绒分梳专业村。

海霞的父亲就是靠分梳羊绒养活了一家人。海霞结婚后，在家里装了3台梳绒机，机器“轰隆隆”转一年，能够够两个儿子的学费还有一家人的花销，但“从早到晚没闲时候”每天一睁眼，她脸都来不及洗，先把梳绒机打开，每20分钟按一袋羊绒。一天下来，即使戴着口罩，鼻子里也都是灰尘。更难熬的是夏天，房间里没有空调，人走一圈“哗哗地流汗”。

后来，2008年，淘宝兴起，很多人学着开淘宝店，在网上靠卖纱线和成衣发了财。海霞也想卖纱线，但没有进货渠道，她学着别人在网上卖羊绒、羊毛衫、内衣，但始终是“小打小闹”，销量只够挣个零花钱。

直播兴起前两年，海霞正处于人生的低谷

期。家人住院，存款花光，她放在家里的金首饰也被人偷了。“那段时间真难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后来，同村的人说她直播胆子大，她说，“胆子不大怎么着，上班挣不了多少钱，咱又不偷不抢。”

她记得刚开始，只要开播就有人进直播间。为了多卖一些，她用5个手机同时在一个平台上直播，有人让试衣服，她先穿紧兮兮的账号试。

她不懂直播技巧，扯着嗓子喊“路过不要错过”，有粉丝说她像“卖耗子药的”。没过多久，她嗓子就说不出来了。她看其他直播间怎么播，学着介绍衣服面料、柔软性、搭配方法，把直播当成“跟人聊天”。

有同行很有销售经验，“长得不够帅夸个头，形象不好夸气质谈吐，要让消费者感觉占了便宜”，直播间卖货是同样的道理，“要赋予一个东西价值。”

一开始，她每天下午播，看到一直有流量，她有空就播，早、中、晚各播两个小时。为了显个儿高，身高1米6的她经常俯视镜子，时间长了，她的颈椎越来越疼，“仿佛针扎一样”。

有一次，她从下午开始播，连续播了7个小

时，晚饭也没吃。直播结束，她头疼得起不来床，去医院时吐了一地，治疗了好几天。“别提多傻了。”说到带病直播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直言当流量不停涌入时，人很难停下来，“直播间突然地问，这个多少斤穿，那个啥花型，紧盯着屏，根本回复不过来，刚回一个人（留言）突然就没了。”

为了找到好款式，她和亲戚组团去省会石家庄市进货，在服装市场上挑一天，拿着样衣回来试播，有人下单就让卖家发货过来，再从清河发货。后来和老板熟了，海霞直接从网上选款，有时候也让老板直接发货。

有人时尚风向标是春晚，从近两年的春晚舞台布景和演员服装颜色上，发现流行“中国风”，开发了几款中式风格的羊绒衫。有人怕市场上出同款，去杭州特调了一种纱线颜色，起名“故宫红”，“整个清河找不到第二家能做这个颜色的工厂”。

那几年，清河的羊绒制品市场一进入秋季，常常堵得水泄不通。供货商在屋里忙着打包，打印机里吐出一串串的快递单，“吱吱叮叮”响个不停。当地一家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说，高峰期，十几辆大货车在快递公司门口排起长龙，等待包裹入库。

海霞觉得自己很幸运，“在家里就能干活儿，也不用去人群中打交道”。

不过，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直播，海霞明显感觉到，从2022年开始，流量大不如前，情形好时一天卖十几件，有时候播几个小时，在线人数只有几个人。平台规范后，她只能用一部手机直播。

主播们开始从硬件上下功夫。当地一家卖摄影器材的店铺老板说，以前大家对灯光要求低，“200块顶头了”，现在经常出售1000元的补光灯。一位摄影师几乎每天能接到主播的订单，上门安装两三万元的摄像机。

海霞的直播间也在一点点升级，她在原来光秃秃的墙上挂了“福”字，买了绿植放在置物架上，又花300多元装了一个“不反光”的窗帘，并试着找运营推广。

更重要的是有好款式，海霞说，遇到好款式能多卖两天，但大主播抓住一个爆款一直播，留给小主播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。去年下半年，海霞将精力转移到运营一个平台的店铺上，琢磨怎么给店铺推流。

这几年，清河一直流传着各种关于财富的故事，有的人精准追着风口走，接连吃到了淘宝、直播的红利。有人在一个风口中一夜暴富，又因为赌博、投资失败跌下“神坛”，也有人一窝窝分到时代的杯羹，却苦若抓不住流量的密码。

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，海霞无法掌握潮水的方向，但她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抓着现有的流量。她没怎么给自己置办东西，家里也没添置什么物件，挣来的钱，她打算攒着给两个儿子买房。

“老天挺公平的，让我挣了点钱。”回忆这几年的经历，海霞觉得“跟说书唱戏的一样”。如今，海霞走在路上，常常迎来村里人羡慕的眼光，还有人希望向她学习直播。她说：“一个农村妇女，不投本，人家叫咱卖起来了，特别感恩。”

的，“春节开的是迎春花”。

我进家门时，奶奶正在催促爷爷贴好窗花，84岁的爷爷颤颤巍巍走到窗前，踮着脚尖把一节玻璃胶贴在窗花上，看到我进门，就像看到了“救星”。“啥都干不好”，奶奶开始数落。

两个老人待在楼上，面面相觑的时间多，“吵吵嚷嚷”是常态，大多是奶奶说，爷爷倒着“委屈”，“有什么好东西从来都不往家拿，全都给了他的兄弟姐妹”。奶奶说，是她照看着3个儿女，操持里外家务，爷爷“没帮上一点忙”。

爷爷听罢去回房间，睡了一下午，晚上拉着我的手讲他的经历。从成为全县唯一的会计师和审计师，就职审计局，再到调任供销社、商业局，响应号召提前退休……“我也为这个家作了贡献”——这是奶奶的话，也是结论。

爷爷奶奶那辈人，要拉扯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长大，彼此支撑，在“大家”中的“小家”很多时候就成为了牺牲者的角色，爷爷是老大，这样的“牺牲”似乎更多。耄耋之年的老人，居然急于向小辈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
房间的另一边，在县城上学的7岁的小弟拿着平板电脑刷抖音、看短剧、玩游戏，他小小的眼睛盯着屏幕，仿佛那是他的整个世界。他的童年和我好不一样，我在平房里生活，越过一条街就可以找到小学，一起下小溪摸泥鳅，上山挖野菜。小弟在有门禁的楼房里生活，每个人都只能刷到自己住的那一层，他与邻居家的孩子面对面却不相识，县城的马路宽了，车也多了，小溪被规划成深深的“护城河”，山野上盖了新房子。

我恍然间明白，故乡于我，已经不是一个空间，而是和老人在一起的童年——平房里的两棵果树、爷爷做的灯笼、垒的旺火……我的故乡是此刻住在楼房里的两位老人，他们还记得我故乡的模样。

临走时，我和妈妈爬了很高的阶梯，去看新修的县史博物馆，这座博物馆就建在我小时候挖野菜的山头。听说博物馆常年关门，我们这次去也没有看上。但是从博物馆后面绕过去，可以绕到外婆家的老房子上，那是妈妈住了20年的地方。

从规划一新的主街上走，已经很难找到老屋了，但从山后绕，老屋周围的样貌一点都没变，“就连门前那条臭水沟都一模一样”。妈妈走在我前面，给我讲这家人是谁，那家有什么八卦，这是我从小书里看到的“乡土中国”。

妈妈在前面雀跃的神情，让我想起小时候她骑着踏板摩托车来她娘家接我的样子。

故乡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，过滤了你的知识、阅历，你的虚荣、疲惫，还给你的始终是童年时期的快乐记忆和生活痕迹。妈妈找到了她的故乡。

我们把老屋拍给姨妈看，姨妈问：“咱们的两棵果树还在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好像不在了。”

我放大照片仔细看了看，两棵果树，一棵不在了，另一棵被修剪了模样，但它还在。

尹海月

2023年大年三十一大早，河北邢台清河县连庄镇东张古村的海霞就起床开始准备年货，供奉“天爷爷”、祖宗。这一次，她供奉的还有家里的电脑，她在电脑前摆上瓜子、糖，点了一根香，以求来年生意更红火。

海霞的生意离不开网。2023年，她通过直播、开网店，卖了几万件女装。“一年（过得）跟一天一样。”海霞感慨，去年几乎没睡过一个完整午觉，不断有人在网上问问题，“旋离开凳子就嘟嘟一串（消息）”。

午休时，她一听到手机的“咚咚”声，就赶紧拿起手机回复顾客的问题，“随时随地待命”。

她一个人做主播、客服、打包员。每天上午醒来，就开始找单子，订货。下午3点，她直播两个多小时，之后打包当天的衣服，等快递员上门。

虽然辛苦，但海霞感到满足。这几年靠电商卖货，她挣够了一家人的花销，还攒够了在县城买楼的钱。“前两年干得最好”，海霞回忆，那时经常“爆单”，主播们纷纷到门市上抢货，“一手抓住几把算几把，抢到最后都打起来了”。

官方数据显示，有着40多万人口的清河县目前有1万多名主播。“一开始一个月挣1万，觉得跟上班差不多，后来一个月挣3万元很知足。再后来，你发现一个月挣十万八万元也正常。”一位干得好的主播说。

以前，这里的人爱说这里是“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”。现在，官方的口号是“电商之都，网红新城”。

作为全国最大的羊绒及羊绒制品集散地，清河发展直播有天然的优势。在当地近千亩的羊绒制品市场，有600多家供货商铺排列在街道旁，橱窗上展示着模特图以及主营产品。不管是羊绒、羊毛制品，还是化纤类衣服，都能在这里找到。

海霞卖的大多是几十元的衣服。除了去石家庄进货，她也常在当地市场“拿货”。

她不知道清河直播是怎么火起来的，只记得直播出现之前，清河有不少人在网上拍段子，粉丝多了之后，在几个微信上卖衣服。海霞也买过，“那时候真火，转账过去好长时间才收”。海霞的亲戚靠拍段子积累了几十万粉丝，后来直播卖衣服，赚了不少钱。

2019年下半年，亲戚建议海霞开直播卖衣服。当时，海霞所在的村子还没有人做直播，她起初不好意思播，刚开摄像头，“一眨眼就关了”。有熟人进直播间，她不敢说话，为此，她把熟人“拉黑”了，播熟了之后才解除“拉黑”。

她还记得第一次“爆单”的场景。那天，她把手机放到一个小板凳上，人坐在对面看手机。害怕冷场，她跟一位朋友“连麦”聊天，朋友下线后，有人开始进直播间，她用方言跟人聊天，说了没两句，直播间不断进入。

她在购物车里挂了一条29.9元的直筒裤，

返乡记

故乡藏在楼房里

王雪儿

正式离开我出生的小县城，已经21年了。2003年，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，父母带着7岁的我搬到了呼和浩特，离开了我的“百草园”。自那以后，只有寒暑假能回去。再后来，县城里的平房因为拓宽道路被拆除，爷爷奶奶迁到县里新建的楼房里。我失去了我的“百草园”，回县城的日子也越来越少。直到现在，我在北京工作，春节几乎成了归乡唯一的时节。

20年的变迁，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于我而言正在消逝，我在变化中搜索着记忆里熟悉的痕迹。

老屋前的客运站还在，大巴车却没了不少。

小时候，大巴是县城和省城之间唯一的公共交通方式，假期开始时，我乘着大巴车回县里。那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修好，大巴开得很慢，路边站着提了大包小包的乘客，一招手就停下了。后来县城里的人开始买小汽车，大巴车少了客源，有时甚至会开进村，到人家门口拉客。100公里的路，一走就是4个多小时。

今年大年三十早上，妈妈自驾带我回县城。高速公路修了几年，路线一直在变。开了一段，妈妈有些迷糊，让我打开导航，又走了一段，“我迷路了”，上了高速，她自信地喊我关了导航，直到下一个没有路标的岔路口，导航显示直走，但在妈妈的记忆里，这段路得绕个小圈，她决定按照记忆里的路线开。

绕了一圈再回到岔路口她才小声嘟囔，假装恍然大悟，“这路修通了”。后来，没再阻止我导航，穿过林立的高楼，停在奶奶家的小区门前。

1977年，我妈7岁的时候从村里搬到县城，在县城完成学业、参加工作、结婚生子，30多岁时，为了我上学，拼了几年把工作调到呼和浩特。每次妈妈回故乡，都是大事儿，她精心地打扮自己，还得提前几天花心思想想该给县里的亲人带点啥，以前是肯德基、榴莲、车厘子……后来县城里开了汉堡店、奶茶店、连锁超市，家里的小朋友也不再稀罕薯条汉堡。直到现在，城里能买到的东西，县里都不缺，妈妈逛了几圈年货，才从最近几年在呼和浩特开起来的连锁超市里买了些冻干酸奶块、冻干水果、奶枣巴旦木……

县里真的啥都不缺。除夕的年夜饭，茶几上，车厘子是4斤的，“帝王蟹”赫然在桌，这



县城的年轻人围在台球厅门前烤“旺火”。



王雪儿/摄

和母亲从山后绕道找老屋。王雪儿/摄

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高档的餐食，仔细品尝了品，实在是与我日常吃的“蟹肉棒”口感相似，此时与我在北京的“打工生活”和解了一瞬——虽然我在“北上广”吃不起好食材，但原来“平替”的味道差别不大。

大年初三，我在社交平台刷到一则短视频，讲的是“北漂消费降级，县城消费升级”，视频里的主人公从北京回江西县城过年，“被自己穷哭了”，她自嘲拥有“下班挤地铁的温暖，加班吃饺子的快乐”“只敢在晚上7点后去精品超市，因为有些食物会打折”“身上穿的45元的针织毛衣甚至花了100个淘金币和200元减30元的优惠券”“不在拼多多搜品牌同款是最后的体面和尊严”，反观留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朋友，“有的开了宝马，有的住了别墅”“小镇贵妇一千多元的大衣说就买”“精品超市代购回县里山姆卷、烤鸡、波士顿龙虾加价卖，供不应求”。小镇的他们最苦恼的是“生活有些无聊”。

我深以为然，与富裕的小镇家庭相比，“漂”在外面的生活实在称不上幸福。年初九开工前，社交平台上有人说自己“躲在大城市的出租屋里哭了很久”，开始怀疑放弃优渥县城生活的选择是否正确，有人咬着牙坚持做北上广“一代移民”，他们鼓励自己“只是前10年辛苦些”，有人说，普通人只能选择在城市还房贷或者在县城还房贷，“能留在县里生活的才是隐藏大佬”。

当然，“小镇贵妇”绝不是县城生活的全

貌。我观察到，在这生活优渥的家人朋友很多人有长辈积攒下的资源，收入稳定，能抗风险，有买房买车的能力。

这些年轻人住在一梯两户的高层楼房里，想着龙年再“跃”一“跃”，换套大房子，他们的神色是对未来生活越过越好的自信，有期望、有奔头。

县城禁燃烟花多年，每年都有人悄悄放，今年起了变化，过得分外热闹，烟花好像憋着一股劲儿。大家依着传统，穿红放炮，腊月三十晚上接“神”，这些年轻人围在旺火边，手持烟花“加特林”，想来年再“旺”一点。

这炮火点燃了希望和期盼，小区里的几辆车却跟着遭了殃，一夜过后，烧的就剩下车架子。

那天晚上，县城里的老辈人，透过楼房的窗口看着烟花绽放，他们如今也回迁进了楼房。

老人上楼之后，好像突然老了。以前的老房子靠近客运站，没拆迁前，爷爷奶奶开了间旅馆，院里十几间平房都是两位老人一手打理的。

就是这样精明强干的奶奶，搬进楼房之后几乎不下楼了，她说自己“累出了病”，如今整日全身发麻，腰痛腿酸，爬不上四楼，一年的“下楼量”有限。2023年冬天，爷爷出现了脑血管堵塞的症状，除了去医院，也不下楼了。

奶奶疲惫，但闲不下来，她把楼房当成平房的院子料理，一整个阳台上的花都是要照料